

●**病** 日本滬上發現一種瘧症 (Malaria) 勞碌之身。遂得數日之安閒。然而。吾事爲健全時之勞碌。不願因病而壯志也。

●雖然。獨吾國政界中人。慣喜疾病時。便掣托病求去。一若病爲官僚而彼輩之病。別有根源。非醫藥所同者。迥然不同。國家權利。民間脂膏。不信。試看將來。如參戰軍難於離位。則賊心滿必病。蓋彼輩之所謂位之病也。

●今者和議中梗。國是非。國家之之。然而治病必先探源。要知吾國任。因循坐懷。任令武人漢奸跋扈。奄一息。不絕如縷。故今日惟國民也。

●昔辭曰。小子之病。得醫士之診。不知何日始見起色。蓋世間良醫家之病。又非若個人之易於治病乎。

（昔醇）流傳至廣，軀軀孱弱，亦爲所侵。精神之不適，有什百倍於健時者。故荷安良以疾病之磨折，足以消人官，無大小，行同一律。每遇不合意，常備之物，一遇難圖，探囊即得，然能奏效。與吾儕小百姓之呻吟床第者，乃治彼官僚病中對症良藥，謂予待則段祺瑞必病八年，公債不能發病者，非身體之病，乃權利之病。地病已入膏肓，願吾同胞亟起而共救之，所以病至此者，皆因國人不自負責，囂囂橫行中原，以致國家奄奄，奄之責任心，爲獨一無二之救國良藥。

治：行將漸次告痊。獨吾祖國之病，雖多，而醫國則卻不可得。況國水良因其中作祟之病魔太多也。嗚

明季有女子梁慧貞者生而穎秀能屬詩文年十九將于歸於某姓適值鼎革之禍城陷家破清兵擄之去實諸首領之首領見而憐之命與同妾女曰姜家被國亡今得從君終身之幸也然君富貴人妾良為成女不應苟合雖無人執伐亦當擇吉而嫁首領笑曰天朝不習斯俗女曰既如此請以三錢卜之聖則則夕成禮雙則翌日方可首領愛之甚不忍遽逼使卜之果聖女忿怒無何首領婚約首領對以不識字囑女代筆遂寫懷出黃絹一束授女女授梁筆書七十字首領莫之辯第笑曰竟果聖女也文豪矣先是城未破時女預以三寸刀置衣袖中藉以自衛是夜將臨婦女挽首領手跪拜首領而偽行誓禮甫

不遇有形之奴隸。耳若無形之奴隸。人
又低首下心。甘之如飴。我所謂無形之
奴隸者。女子之夫婦是矣。或曰。夫婦爲
之主。天地乾坤之說。皆夫居其上。
妻得謂之奴隸。曰。是有說也。我人之身
本爲主人之身。雖有父母。而彼視所生
子何殊主人。然一經授室。吾人卽降
爲妻之奴隸。再降而爲子孫之奴隸。
此我開妻妾一事。實乃吾人終身爲人
奴隸之起點。富有者妻妾之後。必揮耗
金銀。以供妻之服飾。貧苦者妻妾之後。
更勞其身心。代謀衣食。果碌碌終朝。無時
已至。若身染種種嗜好者。必爲妻妾而
痛苦。心抱種種志願者。必爲妻妾而生
嫌。而欲除此種種痛苦之若則。偶身主
子嗣之圖。務求相詰。吾知嗚呼。何所見
之。耶。夫無鬼之論。中西並倡。身死之
靈。渺渺茫茫。無知覺。何用絮記。且舊

義哉
之奴隸凡我男子何難而不守獨身主
了。曰：使我說得行中國固有滅種之
憂。但與其俟國亡之後爲人奴隸受人
淘汰。何若自行消滅之爲愈也。嗚呼

花國新選大總統徐第氏小名老三
住山身深歌浦將紅粉之班頭作青
綠之嬌首初登香艷於安樂聖樹籃輦
上薛雲蓋斯時老友沈安君謂余曰
媚如此非池中之物若君如不信請拭目
以俟之及民國三年冬沈君以聯云
冲天原有志出軸本無心鮑料轉瞬間
三娘已當選首座噫洗戈日光可謂遠
而且大矣

徐第 (探花郎)

張紅玉 (前人)

之脫子才覺令人忍後不殺予嘗謂飛珠一事一動殆利聖卓別麟之徒其去年逝世友人惋惜不盡予亦深表同情憤飛珠之死或由誤藥而致或誤服藥時陡然暈去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予去年作劇訊一載於都門順天武行（係夏月珊之姪傳述飛珠逝世原委云飛珠之死一言以蔽之曰其妻有以促成之蓋其妻乃潘金蓮一流人物初其妻私瞞某伶巫山之會甚為秘密所有金飾珍物與寶笈悉悉供其伶揮霍去年為馬偵知憤憤填膺不可終忍因此蓄意寡殺適失常態一日（馬之死日）馬演戲至暮伶匆匆往觀其親形似子才伶早至天一池沐浴須臾新劇上場適遇馬不得當夏氏因來馬之沐浴也是時適天一池堂信來馬之沐浴也是時適天一池堂信來